

從安大簡「𡗗」字補論古文字中 幾個从「谷」的字^{*}

郝 瀟

（山東）聊城大學文學院

摘 要

出土材料往往帶給我們新的視野，新的想法。安大簡第一冊《詩經》出版後，學界有非常多的討論。我們院內的安大簡研讀班對安大簡《詩經》也進行了逐字逐句的研讀。在研讀的過程中，我對「為絺為綌」句中的「綌」字有些想法，進一步對以往出現與「綌」相關的字進行了全面的探討。

關鍵詞：安大簡、綌、谷

^{*} 本文承寧登國老師及季旭昇老師指導，特此致謝。

On several characters of “Jue” from the complement of the word “Xi” in Anda Bamboo slips

Hao Xiao

(Shandong) School of Arts, Liao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Unearthed materials often bring us new horizons and new ideas. After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Book of songs of Anda Bamboo slips, there has been a lot of discussion about it. The Anda Bamboo Slips' Study Class in our school also discussed the Book of songs word for word. In the process of studying, I had some ideas on the word “Xi” in the sentence “Wei chi wei xi”, and further made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ancient characters related to “Xi”.

Key words: Anda Bamboo Slips, “Xi”, “Jue”


《毛詩·葛覃》篇中「為絺為綌」句，《安大簡·葛覃》篇作：「為紱為紱」，原考釋者徐在國先生云：

「為紱為紱」：《毛詩》作「為絺為綌」。《詩·鄘風·君子偕老》「蒙彼綌」之「絺」，簡本亦作「紱」。「紱」、「紱」二字原文作「紱」、「紱」。「紱」從「希」「氏」，「希」旁所從「巾」作「市」。「絺」從「希」聲。上古音「絺」屬透紐微部，「氏」屬端紐脂部，二字聲紐均屬端紐，脂微旁轉，音近可通。今本《老子》第四十一章「大音希聲」，《郭店·老乙》簡一二「希」作「祗」。疑「紱」字所從「希」「氏」二旁皆聲。「紱」、「紱」二字左旁上部所從「※」，見於九年衛鼎「※」字偏旁。關於「※」字，林澧《新版〈金文編〉正文部分釋字商榷》（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八屆年會，江蘇太倉，一九九〇年）指出：「馬王堆《老子》乙本卷前佚書『內亂不至，外客乃卻』，卻作𠂔。《足臂灸經》「腳攀」，腳作𠂔；「入腳出股」，腳作𠂔。可證𠂔（九年衛鼎）即『谷』字。《說文》：『綌，粗葛也。』※象布線交織。」其說可從。「※」當為「綌」之初文，象粗葛布之形。據此，頗疑「紱」字左半上部的「※」屬於「尸」旁或與「尸」旁共用，應分析為從「巾」或「希」，「卻」省聲，即《說文》「綌」字或體「綌」的異體。《包山》簡一八四「𠂔」與簡本「紱」同，舊多釋為「紱」，也應改釋為「卻（綌）」。《上博一·孔》簡二四有「紱紱」二字（參陳劍《戰國竹書論集》第一至三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原文左半殘缺，從殘存筆畫看，與簡本「紱紱」二字寫法有別，但「絺」字右半從「氏」聲，卻與簡本「絺」字同。¹


安大簡同樣這一句，程燕先生也進行了討論：

（安大簡）「綌」作「紱」，从「尸」，「希」聲。……「希」、「谷」應是由「※」產生的分化字。「谷」乃「綌」之初文，在※形上加「口」，「口」蓋有描摹布紋粗疏狀之義。「谷」後來類化為「谷」形，又贅加「糸」旁。「希」為「絺」之初文，是在「※」上加「巾」旁表示細葛之形，後亦綴加「糸」旁。上古音「希」屬曉紐微部，「谷」屬群紐鐸部，

¹ 黃德寬，徐在國：《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頁73。

音近可通。安大簡讀作「綌」的「郤」，即从「希」聲，是其力證。又《左傳·昭公二十七年經》：「楚殺其大夫郤宛。」《公羊傳》、《穀梁傳》「郤宛」作「郤宛」（高亨1989：333）。另外，三晉古璽中有字作（《璽匯》2602），劉釗（2006：315）最早釋為「絺」，甚確。字在璽文用為姓氏，可讀為「郤」，《說文》：「郤，晉大夫叔虎邑也。」段注：「晉大夫叔虎邑也。叔虎之子曰郤芮。以邑為氏。」《廣韻·陌韻》：「郤，姓，出濟陰、河南二望。《左傳》晉有大夫郤獻子。」俗从「𠂔」。²

瀟按：「郤」上古音屬溪紐鐸部，「希」屬曉紐微部，溪紐與曉紐聲母雖相去不遠，但少有相通之例；而鐸部與微部沒有相通的例子。³因此「郤」是否从「希」聲，其實是一個還要再探討的問題。

季師同意「𠂔」字從林澐先生以為的象布線交織，即「綌」的初文。初民織布最初應該織出的是較粗的布，因此程文以為「𠂔」字為「綌」字初文，這是合理的。「𠂔」旁加「口」作「𠂔（谷，綺戟切）」仍然是粗布，「口」形只是飾符，而不是描摹布紋粗疏之狀；「𠂔」旁加「巾」作「𠂔（希）」，也是粗布，讀綺戟切，而不讀香衣切，在表達粗布義時，寫成「𠂔」與「𠂔」是一樣的。因此安大簡「郤」字應可直接分析為从「𠂔」「𠂔（綺戟切）」聲，也就是「郤」字，通假為「綌」。程文所舉的《左傳》「郤宛」，為什麼《公羊傳》、《穀梁傳》作「郤宛」；三晉古璽的為什麼就是「絺」，這幾個字的偏旁都从「希」形，為什麼能讀為「谷」聲之字，也都能得到合理的解釋，因為這些字所从的「希」形應該是綺戟切的「𠂔」，而不是香衣切的「希」。「𠂔（谷）」與「𠂔（希）」都是粗葛布，其纖維疏略，因此有「稀疏」義，讀香衣切，與讀綺戟切的「𠂔（希）」字形相同，但讀音及意義不同，這種一形多用的例子，甲骨文多見，如「𠂔」讀「月」也讀「夕」，「𠂔」讀「女」也讀「母」等，這是學者所熟知的。「𠂔（希）」既讀「綌」也讀「希（稀）」，也是同樣的情形。⁴



在季師旭昇指導閱讀安大簡及相關文章後，我覺得收獲很多。在讀書會中，我提出「郤」就是「郤」的看法，深得季師的贊許。並勉勵我把古文字中从「𠂔（谷）」的字進行一番整理。整理結果如下：


² 程燕：〈「谷」字探源——兼釋「谷」之相關字〉，《語言科學》第17卷第3期（2018年5月），頁225-229。



³ 陳新雄：《古音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頁1081。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065。




⁴ 季旭昇：〈從上博簡與安大簡的「絺綌」談「希」〉，未刊稿。

（一）西周中期金文：九年衛鼎「舍顏啟虞咨」

九年衛鼎（《集成》2831號）有「舍顏（顏）啟（姒）虞（莒）咨（綌）」一句，「虞咨」銘文作「」，唐蘭先生在《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土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中把「」隸定為「虞咨」：

「虞」字似從虎乘，疑與《說文》解為「黑虎也」的虬字同，在此取「黑色」的意思。又以為「咨」字與戰國時子姁壺的「姁」字偏旁「」相同，上从「爻」，「爻」與「交」通，所以「咨」通「咬」，讀如「絞」，同於《大戴禮記·夏小正》的「玄校」，傳：「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校即絞，也就是《禮記·玉藻》「絞衣以裼之」的「絞」。虬絞是婦人所穿的青黑色衣服。」⁵

瀟按：唐蘭先生的解釋得到後來大多數學者的認同，但是，這個解釋其實是有問題的。首先，唐蘭先生將銘文中的「」釋為「顏（顏）啟（姒）」，並認為「顏姒」當為「顏」的妻，而在釋「」為「虞咨」後，以為就是《大戴禮記·夏小正》的「玄校」，而《大戴禮記·夏小正》的《傳》說「玄校」為「婦人未嫁者」穿的衣服。「顏姒」是「顏」的妻，而裘衛卻送他「婦人未嫁者」穿的衣服，豈不是前後矛盾嗎？

其次，唐先生將「」隸定作「虞」，也是錯誤的。此字上从虬，下从𠂔，鷹節（《集成》12105）作、虞公劍（《集成》11663）作，九年衛鼎此字應釋為「虞」，無可懷疑。於此可能是地名，何琳儀先生釋虞公劍之虞為莒。⁶


「咨」字，林澧先生在《〈新版〈金文編〉正文部分釋字商榷〉》中首先將此字釋為「谷」；何琳儀先生《戰國古文字典》頁四九八「卻」字條下也同意此說。據此，「虞咨」可能是莒地所產的綌布。古代生活中用到綌的，如：《論語·鄉黨》「君子……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禮記·曲禮上》「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管子·輕重丁》「城陽大

⁵ 唐蘭：〈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土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文物》1979年第5期。

⁶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9月），頁4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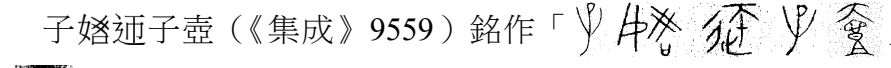


夫，嬖寵被絺綌，鵝鷺含餘縠」等。可見，在春秋戰國時期，「綌」為日常衣飾生活的一種必備材料，為男女所共用，並且記載中體現出其使用者的等級不低，有國君、君子等。那麼，西周中期的九年衛鼎衛送給顏姁苕綌，應該也是合理的。


（二）春秋晚期金文：飢子劍

《飢子劍》（《集成》11578）「」原考釋隸首字為「飢」，釋文為「飢子之用」。《戰國文字字典》指出「飢」从卂，谷聲，讀郤，為晉公族采食於郤，因以為氏。⁷

瀟按：何先生以為「郤，姬姓，晉公族食采于郤，因氏」，在《戰國古文字典》所收字形上並未標明國別，這是非常矜慎的做法。因為此劍銘文很明顯地是鳥蟲書，不屬三晉系統。所以應是晉國郤氏家族遷徙到楚吳越徐舒等地所作。

（三）戰國齊系金文：子姁迺子壺

子姁迺子壺（《集成》9559）銘作「」，《集成》隸「」為「姁」。此器最早為曹秋舫所藏，見《懷米山房吉金圖》卷乙第二八葉⁸。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名為「子姁迺子壺」⁹；張世超先生以為「」字，《說文》所無，从女，𠂔聲，即「姁」，為人名用字，「迺」從《廣韻》，為「周币」之「币」¹⁰。

瀟按：將「」字隸定作「姁」（以為右上从「网」）、作「姁」，都是不

⁷ 同前註。


⁸ 曹載奎《懷米山房吉金圖》卷乙第二八葉。此據劉慶柱：《金文文獻集成》（北京：線裝書局，2005年7月），第7冊，頁445。

⁹ 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十三，葉三一。此據劉慶柱：《金文文獻集成》（北京：線裝書局，2005年7月），第14冊，頁227。



¹⁰ 張世超：《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卷十二頁2894及卷二頁356。因為張文贊成唐蘭釋「虞𠂔」即「𠂔紋」，因此以為「姁」字也从「𠂔」聲。

合適的。該字上部从「𦉰」，古文字的「网」沒有這麼寫的；此形雖然與「爻」時有同形，但隸定為「媯（从交聲）」並不妥。《戰國古文字典》頁四九八改釋為「嬀（媯）」，較為合理。「迺」為人名，應讀為「師」。


（四）戰國齊系陶文：東酷里菱谷丘湫

王恩田先生《陶文圖錄》2.560.4有陶文「東酷里菱谷丘湫」，谷字作。孫剛先生《齊文字編》頁五十四隸作「東酷里菱谷丘□」。


（五）戰國齊系璽印：鄱輅信鈺

《古璽彙編》1661有「鄱□信鈺」，次字作，未隸定。《戰國古文字字典》頁四九八歸為齊璽，隸作輅，釋為人名。可從。

（六）戰國楚系簡牘：鹽塿

《包山楚簡》170「佹斡馱妾之人登鮒，鹽」，末字原整理者隸作「𣪠」，未釋。¹¹《楚地出土戰國簡冊》注釋第122條云：




鹽下一字，白於藍（1990C，202頁）引劉釗說：左旁所從乃「𣪠」字。此字亦見於漢簡（孫臚兵法一〇九），用為「隙」。簡文應即《說文》「隙」字異構。¹²

瀟按：釋「」為「隙」字異構，自是不錯。但更精確地說，「𣪠／塿」應為「隙」的本字，「隙」字晚起。甲骨文、《古璽彙編》282有「𣪠」，學者或以為即「隙」，但《說文》釋「𣪠」為「際見之白」，與「隙」未必完全同字。


¹¹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30。

¹² 陳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9月），頁89。


（七）戰國楚系簡牘：郢郢

《包山楚簡》簡184「」隸作「郢」¹³。何琳儀先生認為：原篆作郢，應釋，《集韻》「郢，骨節間也。」¹⁴劉釗先生¹⁵、陳偉先生¹⁶都以此字為从「香依切」的「希」。瀟按：前引徐在國先生認為《包山》簡184與安大簡字同，應改釋為「卻（裕）」，其說可從。但字形分析應視為左旁从「尸」、希（希，同「吝」）聲，應該也是「卻」字。

（八）戰國楚簡：𣎵

《九店楚簡》M56-20：「凡盍日，利以制衣裳，，制布弄（「褐」¹⁷），為門閭。」李家浩先生認為「𣎵」字从「色」「吝」，「吝」从「爻」聲¹⁸。黃儒宣女士隸作「𣎵」讀為「絞」。¹⁹劉國勝先生認為「𣎵」从「爻」、「口」，从「色」，係「貌色」兩字合文。²⁰程燕先生認為「𣎵」从「色」，「吝（谷）」聲，从「色」與从「糸」蓋屬義近互換，「𣎵」疑為「裕」之異體。²¹瀟按：上下文都與衣裳有關，字應从「𣎵」不从「爻」；程說義近互換，似未見佐證。此字比較可能是从吝（裕）、色聲，表有色之吝（裕）。

（九）秦簡：汚兩郢

《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第66簡「汚兩」，原整理者已隸為「卻」

¹³ 同前注，頁31。

¹⁴ 何琳儀：《包山楚簡選釋》，《江漢考古》1993年第4期，頁59。

¹⁵ 劉釗：《出土簡帛文字叢考》（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4年），頁25。

¹⁶ 同前注，頁83。

¹⁷ 李家浩：《九店五六號墓竹簡釋文與考釋》，《九店楚簡》（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73。


¹⁸ 同前注。


¹⁹ 黃儒宣：《九店楚簡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頁34。

²⁰ 劉國勝：《楚簡文字雜識》，《奮發荊楚探索文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論文集》（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頁216-220。

²¹ 同前注。

（腳）。瀟按：其說可從。《說文》卷九釋「卻」為「節欲」，大概是以「卩」為「節」，釋「谷」旁為「欲」；段注本改釋為「卩卻」，以為「節制而卻退之」，仍是誤「卩」為「節」。從秦簡的用例來看，疑「卻」字的本義就是「腳」（清吳善述《說文廣義校訂》已有此說，但他以「卩」為「骨卩」義，仍有不妥），古人跪坐，以腳著地，「卩」字本來就象人跪坐之形，因此从「卩」可以表示「腳」義，「𠂔（谷）」是聲符。

最後要探討一件戰國齊系的「郤（谷）氏戈」。一九八七年山東省臨沂市郯城大尚莊出土一件戈，銘文作。許多學者同意此地為齊魏馬陵之戰的戰場，因此大多數學者名此器為郤氏左戈²²，以為是晉系魏國的兵器，因為龐涓戰敗而棄置於此。

從文字風格來看，三晉的「郤」字不可能寫成這個樣子。周波先生總結戰國時代「郤」字各系的寫法如下：秦系文字用「郤」表示、楚系文字用「埤」表示、三晉文字用「郛」「埤」表示。²³據此，字左旁不可能从晉系的「谷」，只能視為从「山谷」的「谷」，故此戈似應釋為「郤（谷）氏戈」。「谷」當為齊國氏名，據清王相《百家姓考略》：「齊公子尾孫，封于夾谷，後姓谷氏。漢有谷永。」因此齊國有谷氏，應無可疑。齊魏馬陵之戰，齊國將士的兵器也會遺失，「郤氏戈」應屬於齊系。

隨著更多古文字材料的出土，相信會有更多从「谷」的字，糾正我們過去對這個偏旁及所从之字的誤解。

參考文獻

- 黃德寬、徐在國：《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
程 燕：〈「谷」字探源——兼釋「谷」之相關字〉，《語言科學》第17卷第3期，2018年5月，頁225-229。

²² 《中國文物報》第23期第3版（北京：中國文物報社，1992年），（轉引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山東省博物館編：《山東金文集成》（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6月），頁819；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器號NA1093，網址：<https://bronze.asdc.sinica.edu.tw/rubbing.php?NA1093>。

²³ 周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12月），頁106。

- 余英時：〈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年。
- 陳新雄：《古音學發微》，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
- 張 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
- 季旭昇：〈從上博簡與安大簡的「絺綌」談「希」〉，未刊稿。
- 唐 蘭：〈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土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文物》1979年第5期。
-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9月。
- 何琳儀：〈包山楚簡選釋〉，《江漢考古》1993年第4期。
- 曹載奎：《懷米山房吉金圖》卷乙第二八葉。此據劉慶柱：《金文文獻集成》第7冊，北京：線裝書局，2005年7月。
- 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十三，葉三一。此據劉慶柱：《金文文獻集成》第14冊，北京：線裝書局，2005年7月。
- 張世超：《金文形義通解》卷十二，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年。
-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
- 陳 偉：《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9月。
- 劉 釗：《出土簡帛文字叢考》，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4年。
- 李家浩：〈九店五六號墓竹簡釋文與考釋〉，《九店楚簡》，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黃儒宣：《九店楚簡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 劉國勝：〈楚簡文字雜識〉，《奮發荊楚探索文明——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論文集》，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
- 〈郟城馬陵山發現戰國銅戈〉上，《中國文物報》第23期第3版，北京：中國文物報社，1992年。
- 山東省博物館編：《山東金文集成》，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6月。
- 周 波：《戰國時代各系文字間的用字差異現象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12年12月。